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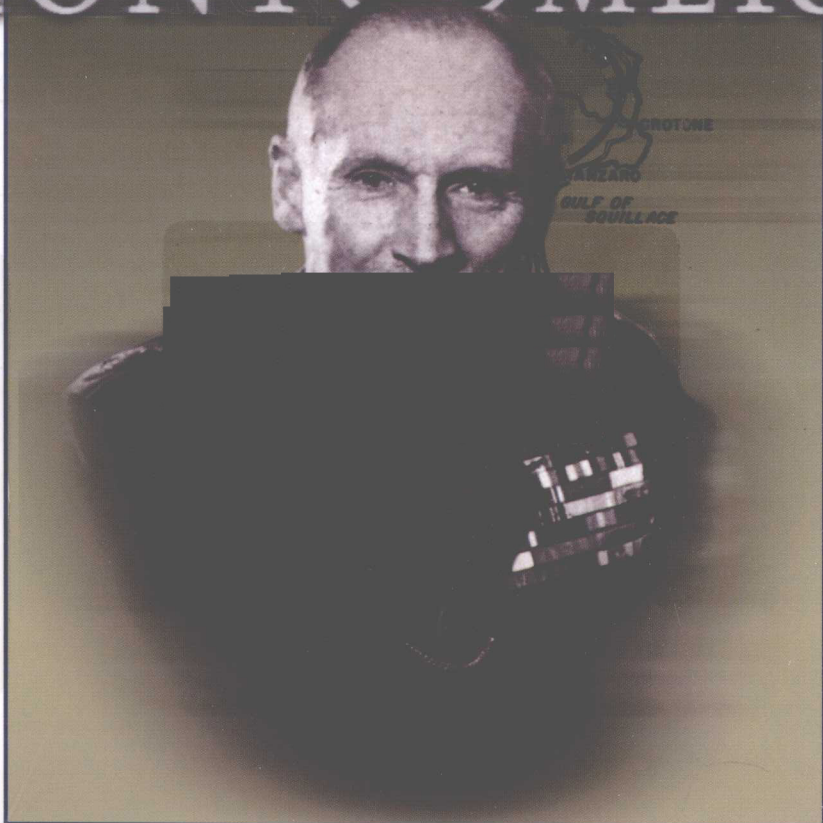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蒙哥马利元帅

战争回忆录

〔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著
陈 锋 等译

MONTGOMERY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蒙哥马利元帅战争回忆录

[英]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著
陈 锋 等译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哥马利元帅战争回忆录 / (英)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B. L.) 著; 陈锋等译. — 北京: 解放军
出版社, 2010. 5

书名原文: Memoirs of Field - Marshal the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

ISBN 978 - 7 - 5065 - 6058 - 0

I. ①蒙… II. ①蒙…②陈… III. ①蒙哥马利,
B. L. (1887 ~ 1976) — 回忆录 IV. ①K835. 61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0196 号

图字: 军—2010—25 号

本书根据 THE MEMOIRS OF

FIELD - MARSHAL MONTGOMERY

OF ALAMEIN, K. G.

Copyright © Bernard Law,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 1958 © Viscount Montgomery, 2007 版译出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2

字数: 456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定价: 42.0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原名《蒙哥马利回忆录》，作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1887—1976年），英国军事家、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蒙哥马利率英国远征军第3师横渡英吉利海峡，后因其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表现优异，受到丘吉尔的高度重视，先后担任第5军、第12军军长和英格兰东南军区司令。1942年8月蒙哥马利临危受命，成为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远赴北非。同年10月至11月间，蒙哥马利组织向德军发动了阿拉曼战役，一举击溃隆美尔的德国非洲军团，扭转了北非战局，随后与盟军配合全歼北非残敌。他本人也由此声誉大振，被人们称之为捕捉“沙漠之狐”的猎手，誉名沙漠之鼠。阿拉曼战役后，蒙哥马利受封为爵士，并因功被提升为陆军上将，同时被授予巴斯骑士勋章。1943年7月，蒙哥马利率第8集团军与美军在西西里登陆，9月与美军共同实施意大利战役，进军意大利半岛。1944年1月调任盟军第21集团军群司令，参与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计划制定工作。1944年6月率领第21集团军群在诺曼底登陆，粉碎隆美尔的德国“B”集团军群抗击，尔后乘胜追击，解放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大部。9月晋陆军元帅。同月为占领阿纳姆发起“市场—花园”战役。阿登战役中，率部配合第12集团军群粉碎德军反扑。1945年2~4月率部突破齐格菲防线，强渡莱茵河，向德国本土推进，先后占领不来梅、汉堡和吕贝克。5月，驻荷兰、德意志西北部和丹麦的150万德军向蒙哥马利指挥的21集团军群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蒙哥马利任驻德英国占领军司令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英方代表，1946年至1948年任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受封阿拉曼子爵，并于1948年10月出任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1951年4月2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成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任最高司令部统帅，蒙哥马利任副统帅。1958年，蒙哥马利结束了50年的军旅生涯而退休，至此，他是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蒙哥马利治军严格，注重从实战出发训练部队；强调鼓舞部队士气，认为发挥人的积极性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主张做好战前准备，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蒙哥马利一生著书颇丰，除此书外，还有《通向领导的道路》、《战争史》、《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等书。

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的孩童时光、军旅生涯和家庭生活，其中的大部分篇幅是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北非的阿拉曼战役及在欧洲战场的军事活动和战后的政治活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领导层中的一员，蒙哥马利在书中对战争局势的发展和战略方针的制定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作为当时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对二战时期及战后的国际局势走向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盟军高层的决策过程。而他在本书中大量引用了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信件，这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信件也增添了本书的客观性和历史感，对于了解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蒙哥马利本人的政治立场所致，他在书中的某些政治观点和论述存在着偏见，读者在阅读时应用批判分析的眼光看待。值得一提的是，蒙哥马利晚年曾两次受邀来我国访问，并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在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后，他对中国的发展和成就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他提出的“承认一个中国”的主张受到了我国政府的赞赏和好评。

本书英文版于1958年出版发行第一版，此次是根据2007年英文版翻译的。参加本书译校的有：陈锋、宋德星、崔建树、蔡华堂、杨竹山、张京琼、史永正、花夏、李霄垵、王迎春等人。由于水平所限，译文中疏漏和差错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译者
2010年2月

前 言

本书不是要为个人著书立传，也不是要为作者赢得更多的声誉。我写此书是因为有很多人建议我有写一本回忆录的必要。我的目的是让后代们了解我对这多姿多彩的生活的理解，以及阐述指导我思考和行动的准则。

本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先用铅笔写在笔记本上，再把各个章节依次打印，最后交由三个我信赖的朋友审读，而我也很珍视他们的意见。我依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再逐章逐节的修改。最后再由他们反复通读，以求结构合理，内容准确。

这三位朋友当中的第一人就是 E·T·威廉斯准将，现任牛津大学罗德学院院长——即本书中经常提到的比尔·威廉斯。感谢他抽出时间审读本书并提出意见。

其次是本书中经常提到的詹姆斯·格里格爵士，他的意见和建议是无比宝贵的。最后一位是阿瑟·布赖恩特爵士。这位大历史学家花了很多时间来审读本书。

我谨向这三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要向那些为本书打字和帮助排版本书中地图和照片的人士表示感谢，还要向那些允许我发表书信节选的相关人士表示感谢。如若因为疏漏而在这方面未曾提前获得允许，我谨在此表示歉意。

在本书开篇伊始，我便承认我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但是我的思想、行动以及所犯的错误都和常人没什么两样。纵观我的一生，我的行为准则并不总能得到他人和这个世界的认同，但它却是我的内心支柱，我的责任和良知。我从来不畏言我所坚信的那些正确的东西，

并且能坚定的捍卫它。这经常使我陷入麻烦。我不打算在本书中回答那些加在我身上的批评，我只想尽可能以自己的见解，平直的叙述我这漫长而又充满乐趣的军旅生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战友们已经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这本书所写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努力在本书中阐述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事，并尽力把故事内容界定在我所了解的第一手材料里。本书可能会缺乏文学性，但无论如何，我希望它在真实性上见长。

陆军元帅 阿拉曼的蒙哥马利子爵
1958年9月作于汉普郡奥尔顿伊辛顿磨坊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我的早期军旅生活	(7)
第三章	两战之间	(20)
第四章	1939 年英国参战	(30)
第五章	敦刻尔克撤退后的英格兰岁月	(45)
第六章	我的指挥原则	(57)
第七章	第 8 集团军	(68)
第八章	阿拉姆哈勒法之战	(84)
第九章	阿拉曼之战	(94)
第十章	从阿拉曼到突尼斯	(116)
第十一章	西西里战役	(148)
第十二章	意大利战役	(168)
第十三章	诺曼底登陆之前,我在英国的时日	(188)
第十四章	诺曼底战役	(230)
第十五章	塞纳河以北的盟军战略	(245)
第十六章	阿纳姆战役	(268)
第十七章	阿登战役序曲	(281)
第十八章	阿登之战	(289)
第十九章	欧洲战争的结束	(299)
第二十章	德国投降	(318)
第二十一章	战争中关于统帅部的几点思考	(331)

第二十二章	对战后德国的控制：第一步	(338)
第二十三章	与俄国人矛盾滋生	(356)
第二十四章	重建德国的斗争	(367)
第二十五章	在德国最后的日子	(382)
第二十五章	白厅任职之序曲	(390)
第二十七章	白厅任职之初	(401)
第二十八章	1947 年的海外出访	(414)
第二十九章	巴勒斯坦之风云	(434)
第三十章	成为白厅中令人讨厌之人	(443)
第三十一章	欧洲防务合作之开端	(462)
第三十二章	西方的团结	(469)
第三十三章	反思	(491)

第一章 童 年

1887年11月17日，我出生于伦敦肯宁顿区板球场圣马克教区牧师寓所。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他的著作《马尔伯勒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一卷中谈到某些人不快乐的童年时写到：“早年生活逆境的磨难，奚落与轻视的刺激使一个人的目标更坚定，意志更加顽强。而没有这些磨炼，就很难成就丰厚建树。”

毋庸讳言，我的童年并不快乐，因为我的意愿总是和母亲的意志发生冲突。我的童年生活充斥着和母亲之间的“战争”，当然母亲总是这些冲突的胜利者。要是什么时候看不见我了，她就会嚷嚷：“快去看看伯纳德到底在干什么，叫他停下来！”母亲经常用棍子打我，可这些不断的惩戒一点也没有使我屈服。从两个哥哥那里我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他们比我要温顺听话得多，也容易接受无法避免的事情。在家里姐姐的倔强劲仅次于我，我从她那里得到不少帮助和同情。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不得不独自承受这些磨难。我从不隐瞒做错的事情，总是心甘情愿的接受惩罚，尽管有时候很明显母亲和我双方都有错。对我而言，虽然我过早地知道了恐惧，但这些经历的结果或许是有益的。要是我这桀骜不驯的品性没有被好好管教的话，我可能后来会使别人更加无法容忍。不过我还是经常怀疑母亲的过分管教是不是反而不是件好事，还是说事实上，就应该这么管教呢，我真的很困惑。

我认为我的家是一个普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母亲14岁就订婚，1881年7月嫁给了父亲，当时她刚刚读完书。结婚后的一个

月，也就是1881年8月23日，母亲度过了她17岁的生日。父亲当时是肯宁顿区板球场圣马克教区的牧师，所以结婚后母亲就立刻扮演起了一个繁忙的教区牧师妻子的角色。

他们很快就有了孩子。1881年至1889年间，5个孩子相继出生。1889年父亲被任命为塔斯马尼亚州的主教，当时母亲还不满25岁，但已经是5个孩子的妈妈了。我排行老四。7年之后，两个孩子在塔斯马尼亚出生。5年之后，又一个男孩也在这里出生了。最小的弟弟布莱恩是在我们离开塔斯马尼亚，回到伦敦之后出生的。

这样母亲总共生了9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在我们来到塔斯马尼亚不久就夭折了，之后我的一个弟弟在1909年也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正在印度步兵团服役。于是7个孩子留了下来，并且很健康地活下来了。

如果说这个家庭还称不上足够大的话，那还可以算上总来我家住的其他孩子们。在肯宁顿圣马克教区，有3个远房堂表兄弟住在我家，他们的父母去了印度。在我们搬到塔斯马尼亚之后，从英国来了3位堂表兄弟，柔弱的他们很需要呼吸塔斯马尼亚的新鲜空气。甚至在我们从塔斯马尼亚返回伦敦之后，也总有别家的孩子们住在我家。

要让母亲同时应付协助当牧师后来升为主教的父亲，还要照料好住在家里的其他孩子的任务似乎是不太可能完成的。母亲的办法就是在家实施严格的纪律，这样才有时间处理教区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正是她视为当务之急的。母亲给我们小孩子制定了严厉的规矩，这些规矩必须遵守，否则立刻就会受到惩罚。对我自己来说，要是条规宽松一些，或是母子间多些亲情和相互理解，也许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兄弟姐妹们不像我这么难带，他们顺从听话得多，麻烦也就少得多。我是家里的“坏小孩”，是最叛逆的一个，所以从小我就知道了一切靠自己的道理。我们年纪稍大的兄弟姐妹从来就不觉得家里是和睦的，也许弟妹们感觉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情逐渐温和起来的缘故吧。

这样独特的家庭环境确实起到了某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循规蹈矩，家里也没有出现任何丑事。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上过法庭或是进过

监狱，也没有一个人诉诸法院要求离婚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个了无生趣的家庭，或许是这样吧。要是母亲的持家目的就在于此的话，那么毋庸置疑，她成功了。可遗憾的是，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尤其是我们5个大点的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母亲从来没有给过任何的关心与理解。在我看来，弟妹们与母亲相处要容易得多，大概是因为母亲应付我们（尤其是我）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回过头来看，母亲算得上一个伟大的女人，性格刚强。她以自己的方式养育我们成长，教导我们不管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据我所知，我们中没有一个孩子做过什么让她丢脸的事情。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令我害怕。而等长大之后，她不再行使她的权威，尊敬之情则慢慢代替了这份畏惧。从参军一直到母亲去世，我对她的敬意与日俱增。我也渐渐明白了小时候的麻烦多半是由于自己的过错。

尽管如此，小时候的我还是把敬意和爱都给了父亲，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不难理解。我很崇拜父亲，一直都把他看成我的朋友。如果这世上有谁可以算得上是圣人的话，那绝对是我的父亲。他很怕母亲，不管母亲让他做什么，他都不敢反对。母亲管着家里的日常花销，每星期只给父亲10先令，这里面还得算上父亲在“文艺协会”的午餐。要是撑不了一个星期父亲就没钱了，想再向母亲要一两个先令的话，母亲就得盘问老半天。可怜的人啊，我从不认为父亲最后的几年是开心的。他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没有得到一生中本应有的关心和照顾。当父亲瘫痪的时候，母亲亲自照顾他，可她并不善于护理。1932年父亲去世，那时我正在埃及指挥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父亲的去世对我是极大的损失。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3个人是父亲、妻子和儿子。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怎么也没想到5年之后妻子也与世长辞，只剩下儿子陪着我了。

1901年我们从塔斯马尼亚回到了家，1902年1月我就和哥哥唐纳德被送到伦敦的圣保罗学校读书。那时我只有14岁，对学校生活没有任何准备。此前在塔斯马尼亚接受的教育也只是来自于英国来的家庭教师。我几乎没学什么东西，更别说什么文化修养了。在当时英国人的眼里，我们是“殖民地居民”。我可以像鱼一样游泳，体格强

壮粗犷又健康，不过对于英国学校中盛行的板球和橄榄球这类主要球艺，我却一无所知。

入学后，我一头扎进这些运动里面，只3年多时间就当上了第15橄榄球队的队长，并加入了第11板球队。可惜在学习方面我倒没有这么大的起色。

我的英语成绩评语是这样的：

1902年 写作太差。

1903年 写作差。

1904年 极差；不会写作文。

1905年 写作尚可，文章通达，但毫无文体可言。

1906年 颇佳。

现在我敢说我的英语表达至少是清楚的。也许我说的观点不被接受，可能甚至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都能理解。别人也许会不明白我做的事，但我打赌他们一定明白我说的话。至少他们相当了解他们到底不同意什么。

在圣保罗学校学习3年之后，校方在评语上这么评价我：“要想进入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他还得再下点苦功才行”。

这份评语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也让我明白要想顺利参军必须得立刻开始认真学习了。我确实做到了，我在中途毫无悬念地考入了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圣保罗是一座一流的学校，只要你想学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一旦学习的动机和愿望明确，老师们就会来教导我。对于这一点，我心存感激。在圣保罗度过的时光很愉快。我在生命中第一次领略到领导与权威的价值，并根据自己有限的见识掌握与实践，虽说我或许做得并不好。我第一次运筹帷幄（尽管是在橄榄场上）自己的战役是在圣保罗，那里不乏激烈的竞赛。当时有些人指出我的战术不拘一格，1906年11月的校刊上为此刊登过一篇文章。首先得解释一下我在圣保罗的绰号是“猴子”。

我们非凡的历史专栏

1号：猴子

这只机灵的动物在球场上、球网内和任何可及之处穿梭自如。他诡计多端却又活力四射，对手闻风丧胆，因为它会把他们的头发掀掉。这叫做‘擒抱战术’。有时可以看见他在队友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和动物特有的神勇将椰子玩转囊中。对外来之敌，他毫无怜悯之心，肆意践踏对方的头颅，扭断对手的脖子，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

想要逮住这只动物可是件危险的任务。他朝你径直走来，来势凶猛，毫无畏惧之色，手中抱着椰子，身边有一名同伴。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正当对手准备迎接一击时，椰子却被传至同伴，随后这两只动物已成功越过，留在那里的是那位不知所措的‘猎手’。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奢望能逮住这只猴子。就算侥幸逮到了，也不见得好吃。他的最爱是炸面包圈。要是谁不听劝告执意要去试试，那么最好先把自己的头皮扯掉，以免被做成肉卷。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零用钱，父母都很穷，而且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我们几个男孩子没有多少零花钱。即便这样，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懂得钱的分量。

我19岁的时候离开了圣保罗学校。圣保罗的岁月是一段宝贵的经历，那是我的初步社会生活经验，而这也是我在家里得不到的。学校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最主要的应该见于性格、习惯和品行之上，至于智育或是体育方面倒是次要。在公立学校上学要比预备学校或是私立学校自由得多，问题是男孩子很难把握自由与松散的界限。这恰好发生在我身上，直到一份不理想的成绩报告单将我唤醒。圣保罗的生活

影响了我的性格，我很不愿意地离开那里，但我并未感觉到失去它的难过。学校生活虽然美好，但毕竟只是块垫脚石。生活还在前方，对我来说，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现在我已经是个男人了，那些孩子气的想法早就抛在一边”——总得多少如此。

就这样我在1907年1月来到了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

当回首孩提时代时，一些人也许可以清晰地指出一些应该改进的地方。对我来说，有两件事肯定是有待改进的：而这两者都是由于母亲掌管家庭以及父亲的退让所致。第一，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恐惧，慢慢地学会躲进小壳里，独立地战斗。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我往后性格的发展。第二，还没来得及懂得生活的基本常识，我就被迫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只能在混乱的学校里，而非通过家庭教育，开始去体会和学习，直到我19岁进入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为止。这两点也许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幸运的是，我自己并不介意。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它们发生在别人身上。

去伦敦上学的时候，我已学会独来独往，独立承受，我成为了一个懂得自我满足，蔑视权威，坚强面对任何惩罚的人。

从离开学校的那刻起，我就坚信一个原则，那就是生活充满坎坷，男子汉必须勇于直面种种挫折与艰难。要想成功，必须具备诸多优秀品质，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努力和正直。此时对于宗教的重要性，我还不是十分清楚。父亲一直希望我成为一名牧师。当然他的愿望落空了，我至今还能记起当我告诉他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时，他失望的样子。但他从未想过说服我，他接受了这件他认为是必然的事情。可要是今天他还能和我说话，我猜他一定会说这条路走对了。但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那就是，当一名军人。

第二章 我的早期军旅生活

在1907年，要进入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首先是一项资格考试，要求考生必须在智力方面达到某种最低标准。一年或一年多时间之后再再进行竞争性考核。我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这两项考试，在竞争性考试中我在170名考生中名列第72位。后来我才很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同学为了确保通过竞争性考核，都认为有必要提早离开中学，去参加专门的考试补习班。

那个时代军队并不能吸引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陆军生活开销庞大，单靠个人薪金显然不够。那时一般认为即使在所谓不太时髦的军团里，每年收入或津贴至少得有100英镑才能维持生活。而在骑兵部队，或是较新式的步兵军团里，要求士兵在被录取之前就得有300至400英镑的收入。当决心选择军人作为事业的时候，我对这些经济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没有人向我或是我父母谈论过这些。我是在桑赫斯特上学期间需要选择各自的团时才知道这些的，而那时我在大学的课程已经完成了一半。

平民家庭的男孩子在桑赫斯特读书的费用是每年150英镑，包括食宿和其他必要开支，但额外的零花钱也是不可少的。在与父母商量之后，他们同意每月给我2英镑，假期也是一样，这样我的个人收入就是一年24英镑。

我并不清楚同学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穷，但我还是挺过来了。那时候手表刚刚出现，在学院的小卖部里就有卖，许多同学都有。我曾经很羡慕地看着他们的手表，心里很清楚那并不属于我。直到1914年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才拥有第一块手表。现在我猜，大概孩子们在